『艾利欧尔大森林，等待雪融化的季节』

翻译：流刃若火抚斩 校对：y\_y\_o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5373582083?pid=113626778671&cid=0" \l "113626778671)  
1  
——年方七岁的艾米莉亚，现在正不得不处于人生最大的末路。  
艾米莉亚正所谓，被加上熊孩子的烙印之人。  
森林里，她的墙上还留着尚未消失的许多涂鸦，晚饭前在别人家疯狂扫荡小点心也是常事。也有睡前忘记刷牙然后偷偷地在早饭前补上的事。  
那副旁若无人的作派对大人来说实在是大费脑筋。  
毫无疑问，艾米莉亚是大隐隐于世的天才，稀世的熊孩子。  
对这样的艾米莉亚来说，也是知道无法临阵脱逃这种状况的。  
比如像这样——  
「——不好了！不好啦！大家！出大事了！」  
全无血色非常慌张的女性——有着短短的银发，凛然又锐利的眼神的美女，菲鲁托娜心急火燎地冲入了森林的集落中。  
平时冷静沉着，时刻牢记要用沉着优雅的态度处事的菲鲁托娜，像这样自乱阵脚什么的根本就没有过。自然，在广场上集合的人们——村子里的精灵们和正好访问集落的黑衣集团们都将目光集中在她身上。  
「菲鲁托娜大人，这么慌张……发生什么事了？」  
对气喘吁吁的菲鲁托娜第一个打招呼的人是，绿发有着修长身材的男人——黑衣集团的代表，和菲鲁托娜有亲密交往的修斯。  
对修斯的招呼菲鲁托娜抬起头来。瞬间，看见菲鲁托娜表情的修斯表情立刻变得严肃了。——竟有这种程度，菲鲁托娜的表情充满了哀伤。  
能让坚强的菲鲁托娜变得心忙意乱，能让她做出这种表情的只有一个人。  
「不会吧，艾米莉亚大人发生什么事了？！」  
「——」  
听着激烈动摇的修斯的话，菲鲁托娜无言地背过身去。小小的身体团成一团，幼小的少女牢牢地趴在背上。  
长长的银发，可爱的容貌。但是，现在她正一脸痛苦地皱着眉头，像是短促地喘气一样呼吸着。  
「这是……艾米莉亚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嘭，嘭嘭」  
「嘭嘭……！」  
「嘭嘭，疼……」  
「嘭嘭，疼……！」  
对这像是感到痛苦的回答，修斯脸色变得苍白。紧接着，带着一副毫无血色的表情在菲鲁托娜面前来回踱步，修斯说道。  
「菲鲁托娜大人，嘭嘭到底是……我寡闻无知，根本毫无了解。」  
「嘭嘭就是说，肚子的意思哦。也就是说……」  
「嘭嘭就是肚子啊！也就是说，肚子疼的意思吧，艾米莉亚大人！」  
「嗯，嗯，是的……」  
对菲鲁托娜的回答感到震惊，又向艾米莉亚确认了事实。对他的话艾米莉亚点了点头。表示嘭嘭疼得根本无法忍受。  
——完全是骗人的。

2  
说起来，艾米莉亚为什么会变得要说肚子疼这种谎言呢。  
直接说的话就是艾米莉亚是个熊孩子，追究源头的话，就是休斯率领的黑衣集团，不如说是休斯的存在本身就是原因。  
艾米莉亚被关在『公主房间』的时候，广场上的大人们私下里领取物资是周围都知道的事实。而且，偷偷地由于别的机会而和休斯有接触的艾米莉亚，认为和他是互相交换了秘密的朋友。  
明明菲鲁托娜应该是知道这些的，一如既往，休斯他们来到森林的时候艾米莉亚还是被排挤。  
以那份不满和悲愤为原因而被计划出的就是这次的作战。——也就是说，如果假装肚子疼，菲鲁托娜母亲也会毫无疑问地慌慌张张让步的作战。  
作战的内容就是，在被留在『公主房间』之前假装肚子疼，如果慌张的菲鲁托娜会「什么都依着你啦」这样说，那么就定下「带我去见休斯」的约定，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事。  
实在是过于周密得连艾米莉亚自己都无法忍耐住颤抖的作战计划，但到了实际实行之时，事态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发展。  
菲鲁托娜已经比预想的还要慌张，母亲的惊慌失措的样子连艾米莉亚也吓到了，不知不觉就早已偏离了实际的起源。  
结果，菲鲁托娜把艾米莉亚带到了广场，艾米莉亚的情况已经变得被森林里的全员所共知了。  
事到如今如果说自己其实是骗你们玩的话，艾米莉亚就声名扫地了。不管怎样，艾米莉亚不得不把谎言贯彻到底。  
「呜呜，呜呜」  
「艾米莉亚，真的是肚子疼吗？没演戏吗？」  
「——！」  
对持续着拼命般演技的艾米莉亚，竟一下子有刺破真实的发问。提出这个疑问的，是在大人的人群中带有老成气息的孩子阿奇。  
阿奇不仅把艾米莉亚遗弃在『公主房间』，还把艾米莉亚大无畏的演技看穿了，就像是打算要让她陷入更加困乏的境地一样。何等残酷啊。  
「阿奇，说什么呢。竟然说假装的，明明看上去她那么痛苦。」  
「但是，菲鲁托娜大人，艾米莉亚别说连感冒什么的都没有过。还有过就连全村因为有些腐败的苹果而受苦时，只有她一个人非常健康的事。」  
「这可是让那样坚实的艾米莉亚都感到痛苦的腹痛啊。」  
围在被放在广场中央躺着，持续着拼命的演技的艾米莉亚周围的大人们这样那样地交换着言语。现状，第一恐怖的菲鲁托娜完全是艾米莉亚的掩护派。敌对派的急先锋是阿奇，但是就连他也没办法反驳倒菲鲁托娜。  
「真是凄惨，艾米莉亚大人。我，我如果能替代您承受的话……」  
于是，没有在那对立之上火上浇油，跪在她面前的休斯握住艾米莉亚的手。他的眼中充满忧郁，表情充满了担心，艾米莉亚的手被两只手温柔地撑起。  
「休斯……」  
「艾米莉亚大人，曾为了我而说了温柔的话。至少，这次还请让我为了艾米莉亚大人而祈祷。」  
「要，祈祷吗……？」  
「是的。——在这之上，恐怕，我们就没法做的更多了。」  
慢慢地摇了摇头，艾米莉亚对休斯悄然地睁开了眼睛。至此那些叽叽喳喳的大人们都把眼睛看向这边，无论谁都是一副沉痛的表情沉默着。  
就连在刚才还在争论的菲鲁托娜和阿奇也是，现在都不说话了。——不，菲鲁托娜由于悲伤无法忍耐般地捂住嘴角，肩膀也正微微地颤动着。  
那份冲击，在幼小的艾米莉亚心中等同天地翻转一般。  
——怎么会这样，完全没料到稍微的恶作剧心态会把事态波及成这样。  
让母亲悲伤，让休斯担心，让大家这么受苦自己完全没料到。不，不是这样。这，并不是不能想到的。  
安心地收买着别人的关心，对自己完全放纵的想法结果就是这样。  
「艾米莉亚，妈妈会跟着你的。至少，直到最后都安心地……」  
「诶？诶？」  
「更多地，跟你能够尽情玩个痛快的话就好了。对不起，艾米莉亚。」  
「啊？等等，停。」  
「艾米莉亚大人，为你奉上精灵的赐福。不知道我是否有这祈祷的资格，但是请让我奉上祈祷。」  
「——唔」  
菲鲁托娜温柔地摸着脸颊，阿奇掩上了自己的眼角，休斯注入自己真心的一礼，艾米莉亚对这些实在是忍不住了。  
岂止是这样，就连自己都开始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因为病重而死了。自然而然地眼泪涌了上来，艾米莉亚不知不觉地开始扑朔扑朔地眼泪长流。  
「让可爱的艾米莉亚。哭出来了，一定是特别地疼啊……」  
「不，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  
「艾米莉亚？」  
「嘭嘭，不疼了，早就，不疼了。所以……」  
无法忍受罪的意识和死的恐怖，艾米莉亚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扯谎告白了。  
虽然有被发火的觉悟，但是没办法。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死，以及已经把大家弄哭的事放在天秤上衡量的话，哪一边更重要显而易见。  
对艾米莉亚的告白，菲鲁托娜等人一齐互相对视了一眼。  
一定是，菲鲁托娜她们像是艾米莉亚那样心情一下子犹如天地翻转一般吧。怎么会呢，像那样痛苦的艾米莉亚的话其实是骗着玩的简直难以置信。  
或许，以为这是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而撒的谎也说不定。之后一次或是两次，反复之后再告诉他们比较好也说不定。  
「那个，母亲大人，肚子已经……」  
「不，疼了吗？」  
「——。嗯，是」  
对菲鲁托娜的反复询问，艾米莉亚就像等着受刑的罪人心态一样点了点头。  
这可是大罪。到底会被怎么惩罚，身心都被冻结了。也许，会被取消不知道多少天的点心，或者是提早睡觉时间也说不定呢。  
但是，超出了艾米莉亚这些最坏的想象。  
「太好了，艾米莉亚！真得是太好了！」  
「哇」  
等待着处分的艾米莉亚肋下被双手伸入，菲鲁托娜把那身体抱了起来。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艾米莉亚很是吃惊，那声音把大人们的欢声都盖了过去。  
并不只是菲鲁托娜，阿奇他们和黑衣的大人们也是，大家都因为艾米莉亚的无事而互相道喜。更不用说，那其中也有休斯的身姿。  
他温柔地抚摸着被菲鲁托娜抱起来，眼睛已经完全陷入惊恐的艾米莉亚。  
「身体坚实比什么都好，艾米莉亚大人。——今后也请，不要再让菲鲁托娜大人和我们担心了，还请好好地用毛毯盖住肚子好好睡一觉吧。请拜托了。」  
「嗯，嗯，我知道了……对不起，休斯。」  
「请别道歉，感谢就好，想念着重要的人这件事不需要什么犹豫。而且，如果非要收到什么的话，不要道歉，谢谢就好了。」  
「——谢谢你，休斯。」  
对温柔微笑着的休斯的话，艾米莉亚并没有道歉，而是返还以感谢。  
不要说对不起，而要说谢谢。对休斯的这句话，不知为何留在了心底。想要这么做的话，就应该这么说，这句话强烈地铭刻在幼小的心灵里。  
所以——，  
「母亲大人，谢谢。让你担心了……」  
「——诶诶，真的是这样呢。非~常地担心呢。以后，别再这样了。」  
「嗯，要有前瞻性地妥善处理好呢。」  
「……如果要说这孩子，不知在哪里对这词，好像想起点什么。」  
对爱女的这个回答，菲鲁托娜困扰地皱了皱眉，但之后又变成了美丽的微笑。

3  
  
「让你配合演了奇怪的戏对不起呢，休斯。」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哦。为了菲鲁托娜大人和艾米莉亚大人的话，还请无论怎样使用我都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稍微有点呼吸停止了呢。」  
对走在身边的菲鲁托娜露出苦笑，紧接着休斯轻轻地提了下腰，稍微修正了下后背上背负着的艾米莉亚的位置，为了不让她掉落而加以注意。  
将体重靠在宽广的背部的艾米莉亚，由于疲劳立刻就已经陷入了睡梦。现在正是一副发出可爱的寝息，然后在休斯黑色法衣上流口水的繁忙样子。  
「啊，艾米莉亚流口水了……替换的袍子，在家里有。」  
「这种程度，一点事都没有。而且如果是艾米莉亚大人的口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与祝福同等。就算说是神圣的圣物都不为过。」  
「说的太过了啦，虽然如果是真的话也觉得是太恶心的发言了……」  
对于以微妙的语气说出的休斯的意见，菲鲁托娜带着苦笑意味地歪了歪头。于是在她那紫绀色的瞳孔中，映出了安心睡觉的爱女的睡颜。  
「这样就反省了，不会再做出奇怪的事情的话我就很开心了。」  
「完完全全，对自己毫无畏缩顾虑。而且，那无法隐瞒事情的身姿也令人微笑。我，会这样一直永恒地祈祷着她就这样被健康地养育成人。」  
「养育什么的先到这里，看起来无法移开忧心的目光还真是可怕呢。就算守护者的职责已经交给阿奇了，看起来也不想从她身边离开呢……而且现在更加……」  
爱女非常可爱，担心她，想要一直呆在她身边的心情根本就无法忍耐。  
在菲鲁托娜的言语中感受到那份亲爱，休斯无言地蠕动着嘴唇。就那样二人陷入了短暂地沉默。但是——  
「母亲大人，爱哭鬼……和，休斯，一……样——」  
「——」  
嘟嘟囔囔地，艾米莉亚说出了那些结结巴巴的梦话。对那内容二人互相看了看，不由得忍俊不禁。  
「明明是在梦里，都搞不清谁才是保护者了呢。」  
「一定，会成长得非常优秀。菲鲁托娜大人也是，在小的时候像这样用哥……」  
「像那种不知几十年前的话就别提了！就因为这样，连别人小时候都知道的人真是！总是这样，别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了。」  
对休斯的一句话菲鲁托娜咬牙切齿，猛地背过脸去。对那行为休斯感到非常慌张。  
「不不不，并没有那种打算」地开始解释。  
对心情不佳的菲鲁托娜，休斯持续不断辛辛苦苦地解释着。  
「吵架，就到此……为止。」  
对用梦话作仲裁的艾米莉亚的话二人再一次忍俊不禁之前，这场景都一直持续着。  
  
  
~fin~  
  
  


第十四卷 多娜特典篇 『克雷马尔蒂森林组，一去不复返的每一天』

图源：殉回仙梦

翻译：[AmamiyaYuuko](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un=AmamiyaYuuko&ie=utf-8&id=tb.1.612584e2.EHnkPN2obhvU4gpN22JDPw&fr=pb"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

[原址](https://tieba.baidu.com/p/5339997111?pid=115494407388&cid=0" \l "115494407388)

在身体的深处，有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什么在蠢蠢欲动的感觉。

它如寒冰般炽热，如灼烧般冷冽，如重压般轻盈，如沉郁般轻佻，如炫目般浑浊，在漆黑之光中坠落。

「——呜，啊，呼」

咬紧牙关，拼命忍受着席卷全身的那股冲动。

如果只是单纯的痛苦，放声痛哭呻吟就好。但这并不是一般的痛苦。令人窒息般的兴奋感，神清气爽般的阻塞感，每一种感觉都在身体的中心涡旋，正常和异常同时的交错纵横。

就连医生也无能为力。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痛苦。

对于前所未有，无法理解的事物，人们冷酷无情的令人不寒而栗。无法想象的痛苦根本不存在，如此这般考虑的家人把我当做了累赘。

这孩子才华卓着，天赋异禀。可是唯一的缺点却如此致命，不管谁都这么说。

这种时不时袭来的痛苦，从不会选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无论是重要的仪式，对人的承诺，还是与家族的未来相关的事宜，它总是不约而至。

一旦陷入了这种状态，我就会像平静中的突然发作的疯子。能对冒着唾沫不断呻吟的人，给予同等人类待遇的人少之又少。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的父母和兄弟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好心。

因此，这种痛苦不能传达给任何人。我只好把它当做自己的罪孽来接受。

随着痛苦的逐年升级，我已经习惯了一旦感到发病的预兆就躲去没人的地方。

这一次也是，还好在房间附近，接下来几个小时就可以一个人待着了。虽然痛苦本身会持续好几天，但是自己只要半天就能回归日常。在那之前只需要等待——

「——原来如此、病得好重啊。能够不发狂忍到现在，你挺厉害的嘛。」

「你、你是谁！？」

就在我锁上门，躺倒在床上之前。快速颠倒的视野里一个陌生人映入眼帘。她坐在床边和我对视。

「啊——」

对着她的身影，我的气息无法保持平静。是惊讶……不对。这应当是狂喜。

这是有着一袭如雪般洁白秀丽的长发，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子。她眯着细长而清秀的黑瞳，仔细注视着我的样子是那么不合常理的美丽。这就像是对已经习惯的苦痛施加全新的刺激，开始产生幻觉般不现实的美貌。

然而，那份美貌就像是要证明自己并非虚幻一样站起来，用洁白的手指向呆若木鸡的我的胸口触过来。紧接着——

「——不知道发散蓄积魔力的方法呢，理解度这么低真是可悲呀。」

「啊、哈……咕」

不知为何夺目般炫丽的女子让我皱起眉头。转瞬间无法抑制的冲动便从胃中翻涌而上。

紧接着，冲动和被胃液溶解了一半的午餐一同喷涌而出，华丽的将我的衣服，连同触摸着胸口的女子的手臂一起弄脏。酸臭的气味散发出来，羞耻心让我面红耳赤。

比痛苦更优先的，便是羞耻。并不是指在别人面前呕吐。而是对污染了面前的女子，这件无法改变的事实追悔莫及的惭愧。

虽然想马上道歉，可我遍历迄今为止所学到的礼仪，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对这样的无礼谢罪的方法，一时说不出话来。

因此对女子接下来的行动，我的脑中是一片空白，已经放弃思考。

不久，在能感到呼吸的距离——不，就连呼吸都无法进行的距离，浮现出女子的面容。——那正是接吻。

对着我呕吐过的嘴，女子用她桃色的唇覆上来。“嗯…”,我们彼此的吐息互相交缠。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我连反应都来不及做就毫无防备的接受了女子的吻。初次体验着被热切又柔软的舌头侵入齿列间探求，我的大脑彻底\*\*,理性灼烧殆尽。

是一瞬，还是几秒，又或者是数十秒，最终两人的嘴唇慢慢分开。分离的唇间被残留的玉液丝线连接，女子用手指温柔地切断、

「怎么样？有没有稍微舒服一些呢？」

「呃……」

好像理所当然那样被她唐突的问询，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女子看着像傻瓜一样呆立着的我歪歪头说道“嗯”,再次将手掌放在我的胸前。

「心跳好快呢。不过积蓄的魔力应该已经被我直接吸出来了才对……」

「你、你对我做了什么！身为女人、竟然这样……」

「哎呀」

我抓住触摸着自己胸口的手臂，责备她轻率的行动。

女子对我的行动有些意外的扬起眉毛，交替的瞧着被抓住的手臂和抓住她手臂的人的脸说道：

「只有恰当地调整体内的魔力，才能让灵魂变得充足。任何事物过犹不及都成为毒害，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对你来说更是显而易见。」

「魔力……那个、应该是、和魔法有关的……」

「关于这部分只有这种程度的理解吗……不，应该说只是知道这个就已经很不寻常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接受你因为这个死掉。」

慢慢地左右摇着头，女子无法掩饰失望的样子。

在这样的她的面前，我考虑着不久前她说过的事情。若不是她口误或者我听错的话，

「你，知道我这个病的原因吗？」

「话说在前头，你那个可不是病。而是极少见，拥有极个别才能的人在限定状况下发生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的『发魔期』。」

「发……魔……」

「这可是非常罕见的哦。所以直到今日一直都没人能理解你吧。」

因为，那样的证据——

「我……」

「和你一样的痛苦，我是了解的。小时候我使用门的技术可差了。因为蓄积了过多魔力而痛苦所导致的，就是不被周围理解的遗憾。」

「——啊」

听到这句话的一刹那，我最后的防线决堤，眼泪流了下来。

眼泪碧蓝的双眸中眼泪不住地流出。再也站不住的我跪下来捂住脸。女子弯下腰温柔的抚摸着我因为哭泣而颤抖的肩膀。

「那、那么你、究竟是……」

「我是魔女。偶尔也行善的邪恶魔女呀。你呢？」

「我是……」

被自称魔女的女子问道，我静静的吸了一口气，犹豫着不作回答。

在家里被当做麻烦，被传闻没有在家的资格，我自己也不知不觉认为就是这样，甚至连报上家名都能让我产生罪恶感。

但是在这瞬间，仅仅在这一刻，有种就连这样的羞耻也不被允许的感觉。

「我是——」

「——这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老师时的经过」

蓝发的少年不好意思的笑着，用手指挠着他的脸颊。

听他讲话的是桃发的少女和留着奢华纵卷发的少女——她们两个分别是硫兹和贝阿朵丽丝。

这里是位于克雷马尔蒂森林，结界集落里洗衣房的一角。

洗涤过的衣物挂在树之间张着的绳子上，看着它们在阳光和风中晾干。就在这些许的空闲时间里，罗兹瓦尔被她们俩问起过去的回忆。

事情的起因是好奇心旺盛的硫兹随便的问了一句：「罗兹瓦尔大人是怎么认识艾奇多娜大人的呢？」

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兹瓦尔便公开了和老师相遇的事情。而那时说着自己正巧经过的碧翠丝也要留下来听，就是这样。

真是的，碧翠丝一点也不坦率呢，罗兹瓦尔露出苦笑。

「那，那个，罗兹瓦尔大人，非常抱歉……」

「嗯？」

然后，对着苦笑的罗兹瓦尔硫兹惊恐的低下头。她可爱的面孔处处流露出紧张的神情，「因为」——继续说着，

「这么重要的事情被我轻率地问起……我好惭愧」

「哪里，没有这样的事。真不想说的话我会敷衍过去的。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因为我想炫耀和老师的回忆。我对自己不成熟的过去抱有多大的羞耻，和老师相遇的事对我就有多么特别。」

回顾过去，要是万一没有和老师——艾奇多娜相遇，想到这种可能性都直冒冷汗。

如果没有她的一席话，罗兹瓦尔至今都不会察觉自己门的特殊性，只会认为魔力膨胀的痛苦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一个人孤独的和病魔持续斗争吧。

又或许更早就厌倦尘世，提前结束这一切也说不定。

「没有变成这样，而且成功报复了我的父母兄弟，还篡夺了梅萨斯家，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老师。」

「是这样啊。那可真是……哎？篡夺……？」

感觉了到令人不安的声音，直率地表达着钦佩的硫兹露出困惑的表情。被那样可爱的反应所感染，罗兹瓦尔紧张的表情缓和下来，接下来把目光投向硫兹的旁边。

在那里的是抱着短小的胳膊，一副我才不管的表情扭过头的碧翠丝。也许是在假装完全没听到吧。虽然装的一点都不像。

「贝蒂，我和老师初识的故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绝对，完全，一丁点都没有听的啦。然后，不许你用贝蒂叫我。还有，母亲大人对刚熟悉的人也太随便了吧。」

「说的也是，只是个契机吧。可那时候老师的话我全部都记着。」

给予自己想要的话语，带来自己所希望的救赎的经验。不管怎样艾奇多娜只是拯救了自己。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只是在行善，艾奇多娜是这样说的。而那又被证明是正确的行动。

「所以都说不需要了，还要来报答母亲大人是吗。可真会给母亲大人添麻烦。当然对贝蒂来说也是呢。」

「碧翠丝大人，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而且罗兹瓦尔大人的感受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被艾奇多娜大人拯救的其中一人呢。」

「哼……」

对自己恶言相向的碧翠丝，被硫兹说的撅起了嘴。这样说着的硫兹用手指触着自己的耳朵——象征着亚人族身份，比人类长一点的耳朵。

对她来说，耳朵的特征代表的意义比其他都要重大一些，体内流淌的血液也一样。想必在硫兹并不算多长的人生里，造成了众多苦难吧。

那擦拭不掉的悲叹，在这里就算能消除一点点也好。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罗兹瓦尔也会因为自己是艾奇多娜的弟子而挺起胸膛。

——如果可以做到和那时艾奇多娜对自己做的一样的事的话。

「哈啊、真是厚颜无耻的男人。强求感谢是多么没出息的行为呀。就凭这样还想接近母亲大人，你还早了一百年呢。」

「可是、碧翠丝大人不也经常说『要充满感激之心』的吗……」

「你呀、贝蒂还是罗兹瓦尔到底谁才是你的同伴！」

如意算盘打空了的贝蒂扑了过去，硫兹缩成一团开始道歉。

虽然这只是一个出于好奇的质问，可是看起来毕恭毕敬的硫兹却意外的能说会道呢。也正是因为这个才没有让自己惨败给碧翠丝吧。

看起来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的确在这个方面罗兹瓦尔已经输给了贝蒂。

拯救了自己的艾奇多娜，为了她，为了助她一臂之力，罗兹瓦尔花费了多年达成了如今的成就。多亏这样才能掌握了家业，还得到了不辱名门贵族当主的立场，可是对人际关系却无能为力。

离开了父母，疏远了兄弟，不靠亲缘而是能力挑选人才。结果罗兹瓦尔除了得到确实的关联以外，说不定如今也没能缩短任何距离。

所以看着碧翠丝和硫兹这样的关系，罗兹瓦尔不经意的微笑起来。在羡慕之上更多的是欣慰。

有母亲在，有朋友在，有被需要的角色，她并不孤独。要是罗兹瓦尔自身也能成为她的羁绊之一就好了。

「……你那个奇怪的温和目光是什么意思。看着好不爽。」

沉默的注视着她们两人交流的罗兹瓦尔被碧翠丝发难。她把可爱的脸拉下，抱着短小的双臂挺胸说道，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出来呀。我来者不拒！」

「我爱你哦，碧翠丝。」

「说什么恶心人的话——！」

「哎哟，真可怕真可怕」

来者不拒，说过的话立刻就撤回，碧翠丝大声的闹起来。

发现大事不妙的罗兹瓦尔跳起来逃开，心头怒火的碧翠丝猛然的追着他开始跑。在他们身后是一边照料着洗完的衣服一边跟着的硫兹。

「哈哈哈哈！来啊，你来抓我试试看呀！」

「你，你敢耍我！我一定要抓住你，到时候你就等着瞧啦！」

「碧翠丝大人！罗兹瓦尔大人！等、等等我……呼呼，哈……」

吵吵闹闹的三个人把工作丢在一边，在集落里追着玩。

在远处看着那样光景的魔女一个人小声的嘟囔着。

「……兄妹打闹不在惹出麻烦之前制止可不行呢。真是的」

